

守望萊茵河

WATCH ON THE RHINE

Lillian Hellman

馮亦代譯



新羣出版社印行

WATCH ON THE RHINE

Lillian Hellman

河 茵 萊 望 守

譯 代 亦 馮

社 版 出 羣 新

守望萊茵河

· Lillian Hellman 著
· 馮亦代 譯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理 利羣聯合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1945 初版(渝)
1947 再版(申)

· 版權所有 ·
· 不准翻印 ·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安尼斯

約塞夫

芳尼·法萊利

大衛·法萊利

瑪莎·特·白郎柯維斯

德克·特·白郎柯維斯

莎拉·繆勒

亞蘇·繆勒

波多·繆勒

巴比德·繆勒

戈特·繆勒

景：

法萊利鄉居的起坐間，離華盛頓約二十哩。

時：

一九四〇年，暮春。

第一幕——×
——星期三清晨

第二幕——×
——十日之後

第三幕——×
——半小時之後

第一幕

原书空白页

景：法萊利家的起坐間，雖華盛頓約二十哩，一個溫暖的春天早上。

舞台正中是兩扇法國式的大門，通外面高聳的露天洋台。洋台上是椅子，桌子，一張餐檯。有些傢俱我們可以看到，大部份則在洋台左面，為我們的視線所不及。

舞台左面是拱形的入口，通到那間橢圓形的會客廳，我們可以從廳後看到外面的大扶梯。舞台右面是扇通書室的門，法萊利居宅建於十九世紀初，空曠，質樸，有風格。起坐間很大。舞台上右方有一座鋼琴，舞台左下方是隻大睡椅；舞台下右方，一隻睡椅和若干椅子；舞台上方有幾隻較小的椅子。四五代的人佈置了這間屋子，而他們全是有風趣的人。這屋子裏既無風格，亦無時代性，也從未重新佈置過，每一位不經意的祖先把他（或她）幼年時所喜歡的，或是他（或她）長大時所買回來的東西投進了這間屋子。所以這裏的傢俱是有許多時代的；書桌是英國式，大睡椅是維多利亞朝式，若干圖畫是現代的，若干裝飾是法國的。屋子裏擠滿了太多的東西：花瓶，時鐘，肖像，櫃子，磁製的各種獸類擺飾，在右壁上是一張巨大的一位穿着一九〇〇年式晚服一團和氣的男人畫像。在另一面壁上是張巨大的十分醜惡的風景畫。屋子裏雖然擠得緊緊，却又涼快又清潔，但所有的織物和水器全是淺淡色調的。

幕啓時，安尼斯——六十歲左右，瘦瘦的法國婦人，穿一件深色的管家婦衣服，正立在桌旁分理郵件。她從小小的籃子裏拿出信件來，把每一封信透向光亮處照照，讀着每一張郵片，再把它們分堆疊起來；在洋台上，約塞夫，一位長大身體，中年的黑人男僕，正把早餐車推進來。當他出現時，芳尼，法萊利從廳裏走了進來。她是位年約六十三歲的風姿依然的婦人。她穿件花色的，好看的晨衣。

（以觀客的左右爲左右）

芳（停下來看安尼斯。看見約塞夫在洋台上走動。叫）約塞夫——（向安尼斯）早。

安（繼續在查信件）早安，太太。

約（走到洋台門口）唔，太太。

芳人全下樓了嗎？

約沒有，太太，一個人也沒有。我給你倒茶吧。（他回到洋台上的早餐車去。）

芳大衛先生還沒有下來？但是他曉得他要接火車的。

約（捧了杯茶從洋台裏跑進來）時間早啦，芳尼小姐，火車要到中午才到。

芳 一直到我死掉為止，這屋子裏應該在早上九點鐘吃早飯，打鈴吧。

約 現在還沒有九點鐘，芳尼小姐。現在是八點半。

芳 行，把鐘撥到九點，打鈴。

約 大衛先生叫我不打鈴，他說打鈴是要不得的。這對大家太吵鬧。

芳 這就是要鈴子的理由，我歡喜吵鬧。

約 是，太太。

芳 安尼斯，你睡得真好。我沒脫完衣服你就睡了。

安 半夜裏我醒了好幾次。

芳 醒？那你醒的時候也沒有停止打鼾。好啦，讓咱們把屋子整理一下。（安尼斯遞給

了她三四封信）即使你不打鼾，也使我不能舒服。（芳尼拆開了封信讀着，過了一些

時候）現在幾點鐘？

安 大約八點半。約塞夫剛才告訴了你的。

芳 我沒有聽到。不用說，我的心很亂。這些信一點意思也沒有。（讀信）傑尼老是把

一個不相干的故事告訴你三遍，好像會講出些什麼新鮮花樣來。對了，你把花插在

他們的屋子裏了沒有？

安 插座。

芳 大衛該在十一點半到車站去才對。

安 (耐心地) 火車要在十二點十分才到站。

芳 但也許早來一點哩，常有的事。

安 沒有的事，哥倫比亞區華盛頓的聯合站決沒有這種事情。

芳 (不耐地) 也許會，也許會。你別和我強辯，現在什麼時候？

安 現在是八點三十三分，從現在起一直到莎拉小姐到，要我每隔三分鐘向你報告一次時間，這是不可能的，我看你的心很亂，安靜一下才對。

芳 這已是二十年了。不論那一個做母親的都會和我一樣，要是你的女兒回家來。你好久不看見她，她還帶來了一個女婿，幾個外孫——

安 我沒有說，亂得不對。我自己也一樣，我不過說你已經亂了。

芳 好得很。我聽你的話，我確有點兒心亂。(她回頭再唸她的來信，抬起頭來) 傑尼還在加里尼亞，她又丟了她的首飾，巴地·却司的女兒還在和那個戲子講愛情，傑尼說這戲子俗得很，壞事情的花樣也在變，我們年青的時候，英國人最討人歡喜。我不懂為什麼要幹這樣的事情，要是你愛一個男人，那為什麼一定要發生關

係？要是不愛他，那又爲什麼要跟他在一起（她不轉過身子，却拿手在她的腦袋後面指指育夏·法萊利的畫像）謝謝天，我戀愛過，昨晚我還想起了育夏。——三個外孫兒女，他一定會歡喜的，我希望我能夠歡喜他們。（指指另外的信件）別人的信裏有些什麼？

安 寄給大衛先生的是廣告和法律文件。給我們伯爵和伯爵夫人的是一封三等國大使館的茶會請帖，一封討欠賬的信，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芳 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思想地）這兩位巴爾幹貴族和我們住了六個禮拜，看起來他們已經欠了不少債了。

安 是呀；我告訴過你的。這裏還有一封給大衛的夜間電報。

（又響又不悅耳的鈴聲大鳴）

芳 （在鬧聲中）當真？誰打來的？

安 「她」打來的。我從電話裏聽到，同時——

（鈴聲掩沒了她的聲音）

芳 「她」是誰呀？（鈴聲越響）去叫他停止打鈴——

安 （到洋台去，叫）約塞夫，停止打鈴：芳尼小姐要你停止的。

約（叫着）芳尼小姐叫我打的。

芳（對他大叫）我可並沒有叫你打個不停啊。

約（在洋台上出現了）我沒有。你的早飯已經預備好了。（下）

芳（對安尼斯）她是誰？

安那就是米契干朗興地方的那個叫卡德的女人。

芳我的天，她又回到華盛頓了？電報上說些什麼？

安電報上說她親愛的爸爸老病已經完全好了。

芳那更糟。

安她已經回來，問大衛先生可不可以在下星期四和她一塊兒吃晚飯？電報上說「祝好並代向令堂致意。」（向芳尼）這是你囑。我看，這位米契干的卡德小姐回去服侍她老太爺的病，這事情算不得聰明。

芳我希望這樣，可是爲什麼？

安（聳聳肩）伯爵夫人和大衛先生媚眼做得太多了。

芳（急切地）那我曉得，發生了什麼新的事嗎？

安（太爲天真地）新的事？我不懂你指的是什麼意思？

芳 見鬼，你比我還明白得多。

安 那個嗎？哦，不，我想不至於。

約 （在門口出現）香腸餅已經冷縮了。

芳 （起身，向安尼斯）我要大夥兒都立刻下樓來。汽車準備好了？（安尼斯點點頭）
你已經叫他準備了今晚上的菜嗎？（叫喊起來）大衛！哦。

大 （大衛·法萊利，一位三十九歲的瀟灑男子從廳裏走進來，差一點撞在芳尼身上）
早安。各位。

安 （向芳尼）一切都已準備好了，你已經把同一個問題問了一個禮拜。這樣你把廚房裏的人都弄亂了。

大 （向約塞夫）爲什麼你又打起這空襲警報來了？

約 不是我，大衛先生，我不喜歡這種聲音。芳尼小姐要我打的。

芳 早安，大衛。

大 （向約塞夫）叫弗萊得下車。我自己開車到車站去。

約 （點點頭）是，老爺。（下）

大 （向芳尼，一半開心一半煩惱，當他開始讀信的時候）媽，我想我們該把養雞房修

一下給你做遊戲室。屋子裏全掛滿鈴鐺，你便可以自個兒享下第二次孩子時代的清福了。

芳 這對我很有興趣。你睡得很好，跟平常一樣的時間起身——儘管你幾年沒有見過面的姊姊正在車站上等你……

大 她還沒有在車站裏等。（笑）火車要到十二點過十分才進站。

芳 （氣沖沖的）現在差不多到時候了。

安 （回過來望着她）真的，芳尼小姐，克制你自己，離九點還差二十分鐘。

大 說起來，我也沒有睡好，六點鐘我就醒了。

芳 那兩個巴爾幹人還沒有下樓。他們在那兒？

大 我不曉得。

安 你沒有什麼重要信件，大衛先生，祇是些普通的廣告。

大 看起來，也祇有這些東西會到我這裏來吧。

安 （傲慢地，當她向廳上走去時）很明白，我不能代芳尼講話，可是我一生從沒有拆過人家的信件。

大 我明白。你不必拆，爲了你，那些信件自己會開的。

芳

（格格地笑）沒有錯，你是一個密探。安尼斯。（安尼斯下，芳尼在安尼斯出去時講）我很羨慕你。這在人生裏，倒是很有趣的。（她向上望望育夏的畫像）你想我整夜睜着眼睛猜想要是爸在這兒，他會怎樣的看待莎拉。他一定會很高興。不會？

大

我呀！老是想著，育夏會怎麼想？

不錯，可是我想，你一定會懂得，我並不跟你一樣，我並沒跟他結婚。媽，他祇是我的父親。

芳

哼！我看你還沒有睡醒。（她走近他身邊。指指他還在開拆的信件）這些賬單是我們貴客的，有很有趣，每天清早會有這麼多。他們還要和我們住多久？

大

（並不看她）我不曉得。

芳

到今朝已經六個禮拜了，現在莎拉和她一家人要來，即便是這座屋子也嫌太擠了吧

——（他向她望望，迅速地）是的，我明白是我邀他們來的。我替瑪莎難受，德克却又討我歡喜。他玩得一手好牌，笑話也講得不錯。可是單單這些可還不夠做一個生死之交呀。如果你請她住下去，我勸你收了這條心。他們沒有一個大錢，好吧，借他們點錢——

大

是我請他們住下去？

芳 我老了，可是我還沒有老到連看見別人眉眼調情都不清楚。

大 可是，媽，到了你的年紀，你就不該再講這種傻話。

芳 我沒有傻。我還懂得風情。

（瑪莎·特·白郎柯維斯，年在三十一二的漂亮女人進來）

瑪 早安，芳尼，早，大衛。

芳 早安，瑪莎。

大 （熱情地）早安。

瑪 芳尼，親愛的，你可不可以想法子借我一個床上桌子和一點塞耳朵的棉花。

大 這可不興，我父親定的規矩，九點鐘吃早飯，祇要是我父親定的——

芳 （小心地向大衛）米契干朗興地方的一位叫卡德的小姐來了一封夜間電報，她回來了，約你下禮拜四去吃晚飯。（當她向洋台走出去時）卡，德，（仔細地聽出來）米契干·朗興。

大 （笑了）我曉得怎樣唸卡德這兩個字，謝謝你。（芳尼下，大衛望着瑪莎）你懂得

我媽的意思？

瑪 有些時候。